望溪先生文集

附棃各家鈔輯遺文序跋

傳貴刻外集跋

先曾祖侍郎公望溪文鈔數十卷實出門人王兆符程崟所編集其書之行於海內固已久矣傳貴幼時則見家藏遺文十餘篇不載於集及長遊歷四方見有先公手跡遺篇必粥產質物期購得乃已今所收者蓋數十篇矣恐久而散失謹問序於當世名人而雕板行世或疑集外之文必當時先公所芟棄是不盡然今集外與張相國論灤漕事宜篇手書具在而先公以爲緊要之文自跋其後然則集所不載者蓋有當時不欲遽出以待後人之意不盡先公所芟棄也惟家藏于忠肅論則

文鈔所已刻其書韓文一篇文亦具刻於文鈔篇彼題云書祭裴太常文後云耳又考文鈔有答友書云蒙諭爲賢尊作裴志或家傳賢尊惟以某事屈廷議云云今家藏文作與喬介夫書稱其父爲賢尊侍講公而所謂某事者則謂閉海口始末而侍講奏對車邏河有四不可之奏議也然其下文則不殊矣凡此者今率不更刊而但著其同異如此當王程編集時文自爲篇不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恐編後復有所增加也今傳貴意亦正然故刻書仍用其體焉嘉慶十七年冬十一月齊孫傳貴謹跋

鈞衡曰此刻五十二篇內有書符節婦任氏家傳即前集二十一貞婦傳與請河書即前集與蔣相國論征澤望書蓋一時未檢對耳又葛君墓誌銘王彥孝妻墓碣已刻前集傳貴所藏本蓋缺

此二文惟與喬介夫書即前集答友書是
跋自言凡此類率不更刊而又刊入何也

邵鈔奏議序

望溪先生奏議十九篇自桐城桂林方氏家譜鈔出惟江南閩廣積貯議一篇先生曾孫傳貴刻集外文有之而題目删去議字餘十八篇皆前後刻所不載者按奏議既載入家譜傳貴不應不見而續刻未收豈以文有未工而屏之不使與諸用意之作相閒廁與然自古奏議之體皆取明白剴切不矜琢鍊之工觀韓歐諸家集所錄奏劄類俱較雜作稍似放筆爲之蓋體裁不得不爾而骨氣故在識者自能辨察且建白國家大計忠君愛國之意溢露言表足以覘儒者之實用胡可廢也上

元縣志稱先生嘗官敷奏俱關國計民瘼今覲請定經
制等劄子煌煌鉅篇乃經國遠謨足與靳文襄公生財
裕餉諸疏並垂餘亦直抒所見不肎一字詭隨生平端
方嚴諤之概可以想見曩嘗病望溪集獨闕奏議一體
今喜得而錄之他日當益搜先生遺文重刻以惠學者
庶表區區私淑之志云道光丁酉九月三日仁和邵懿
辰記　鈞衡曰邵鈔奏議吾鄉光方伯已刻入龍眠叢書
頃得太倉王君本復增九首中有請矯除積習興
起人才一疏煌煌大文不知方譜何以失載今以配經
制劄子分冠一二卷之首而各以類從又放先生敘交
文內言朱相國稱子所言三事及九篇之書吾未嘗
一日忘則先生所議尚不僅屯田苗疆等文已也

王鈔逸文序

余舊有望溪先生集爲其門人王兆符程崟所編凡一

百五十九篇壽州呂君敬甫所有較多百廿二篇其外集五十二篇刋於先生之曾孫傳貴敬甫亦有之非歳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出以示余則余所無者幾半焉敬甫未見者則有六十四篇而劄奏之文居多敬甫檢其已有者贈余余更鈔集之曰望溪文補遺則百廿二篇也曰望溪逸文則六十四篇也外集則亦鈔之而仍其名并附於原書之後而倍之得十二册吾不知已刻而復删已編而復減者出自先生之心否又不知外集之拾遺而補闕有當於先生之心否書此聊志是書之由來云爾道光庚子七夕後二日太倉後學王寶仁識於六安學署鈞衡曰二百五十九篇之本初刻本也程崟所謂就王顧二家所錄及已

所得近稿者也多百二十二篇之本程氏增刻者也增刻本多寡又微有不同近日坊間所行祗是此本王君稱呂敬甫得初刻本於江甯書肆呂本不可見觀王鈔本內亦裝呂贈刻文數十首乃初印樣本上有朱墨筆校正譌字且有加簽云此板撤去者詳加參對乃知呂氏所得非初刻本蓋程氏增刻初印樣本也其撤板者世遂不見然則王君所謂逸文六十四篇皆程氏所已刻而傳貴所刻之文亦間有程氏已刻者是則海內之士所未前聞也

恩露鈔遺文跋

先侍郎公遺文百餘篇先曾王父厚堂公所手輯也曾王父跋識其尾謂奏劄之文前曾鐫板未編入集以當日所奏均發九卿議其中有行有不行議而不行同時諸公率多齟齬不合文出恐觸所忌將俟遲之又久而後入集而其板旋廢其雜著遺稿數十篇則得之家藏

屐籠蓋先公所删汰而亦有散佚於四方者恩露嘗展
讀之每繹一篇覺義理充足於中悉能闡明聖賢立身
經世之道足以垂範來學每思補刊艱於力之不逮而
此志固未嘗一日或去諸懷今年春吾桐戴君存莊重
刊全集而搜羅遺文蘇君厚子以書來告戴君所爲自
是藝林公事而爲人後者當之有感激於中而不知所
云者矣敢不悉出所藏俾世之景仰先公者爭覩爲快
邪因取家藏遺稿錄出若干篇以寄閱來書凡已得者
不復錄恩露反復紬繹是皆確爲先公之文無疑蘇戴
二君最深於先公之文其自爲搜致者必能辨眞僞嚴
去取也先是從大父勤之公外集之刊皆經姚姬傳先

生手訂二君紹先賢之志事知有後先同揆者矣謹書數言於簡末以慙小子之有志未逮而感戴君之古誼有足多焉咸豐元年夏四月來孫恩露謹識

蘇跋

惇元壯時讀望溪先生文集遂篤嗜之購得新印本其間有前已刻而新本删去者乃覓舊本鈔補幷蒐羅未入集之文隨時繕錄尋友人邵映垣於方氏家譜中鈔出奏議祠規余亦並錄且假方譜而讐校之歲戊申余授徒城中見光律原方伯購得舊鈔先生文假歸校閱其文皆五十四歲以前所作改竄塗乙之處似為先生親筆其改本與刻本悉相同乃錄出未見者數首棻前

後所得爲遺文一册凡六十餘首去年秋友人戴存莊毅然貸貲重刊先生全集與余商訂體例遂舉藏本并遺文授之旋映垣寄來先生與陳可齋尺牘十九首存莊又於王研雲學博處假鈔奏議雜文三十六首多老年之作皆程崟道與前曾鐫板而撤去者余又介方子觀謄書金陵先生來孫恩露寄到詩十五首文十九首多少壯之作存莊乃合傳貲所刻外集編爲集外文十卷合正集并余所編年譜刊之於是海內可見先生文集之全洵鉅觀也亦快事也余久欲刊先生遺文而力不能及友朋中亦有擬刊先生全集者而卒未能行今樂觀成事非存莊任事之勇安能若是乎至韓理堂所

編逸集任心齋所藏逸稿高密單氏所藏遺稿今雖猝不得見然審思之恐此集所遺者亦不多矣刊將竣存莊屬爲遺文跋語惇元於先生文如菽粟水火之須前編年譜嘗序而論之玆乃縷述輯錄顚末以識於後咸豐元年辛亥五月十二日邑後學蘇惇元謹書

望溪先生集外文目錄

邑後學戴鈞衡編栞

卷一

奏劄九首

卷二
奏劄十一首

卷三

卷四
序二十一首

卷五

卷六

卷七
墓表四首

卷八

賦一首

詩十五首

卷十

尺牘二十三首

與陳占咸十首

與魏冲丞

與雙學士

與雷貫一

與族子觀承七首

與從弟雪泉

與顧震滄

答尹元孚

右望溪先生集外文十卷其曾孫傳貴昔刻五十一篇今芟複正集者鈔四十七首合以吾友仁和

邵暎垣所錄奏議同里蘇厚子所輯遺文共得八十九首編既定房丈掖垣來言六安司訓太倉王君研雲藏有先生逸稿介許叔平走書假鈔復得不同者三十六篇先生來孫恩露聞是刻復自金陵寄來遺文十九首詩十五章乃並取諸君所搜尺牘附之皆得百八十二首原所以不入正集之故蓋有先生割去不欲存者有記論時事顧忌不欲出者又或散在他人未及收者今觀與人才定經制諸疏與鄂張兩相國書煌煌大文求之古名臣不可多得餘亦關係國家大計先生忠愛之忱明體達用之學皆是莫見書諸公逸事陰陽消長

所係不惟足傳懿節而已餘亦隨事立言類有裨於倫理風化學術嗚呼世之徒以文章供人耍玩者後人猶且補佚綴殘不遺餘力矧先生有足傳於文章外者爲之又矜慎不苟可任散落也哉邵君欲舉奏議及遺文佳者合之正集蘇君則欲盡所得統編爲一意謂奏議逸事等文不宜列之集外恐讀者有所重輕余則以爲正集先生自定當還其舊茲亦不標外集別集之名但題曰集外文俾讀者知此百數十篇非盡先生所不欲存卽其不欲存者亦非他文士所可幾也獨是先生遺文恐猶不止於此此昔濰縣韓大令夢周先生次子道

興皆有輯本韓本未栞道與本交震澤任氏兆麟
亦未行世今恩露所寄未知即道與本否合肥徐
懿甫又言曾於山東高密單徵君伯平所見手鈔
先生遺文甚夥舉其所記文目與王本多同韓本
單本較以今刻所遺當亦無多然不得滙諸本而
覽其全不能無歉也更有憾者先生經說自坊行
十數種外尚有朱子詩義補正讀易讀尚書偶筆
未見人間昨懿甫寄到高密單氏所栞詩義補正
勸令重栞以貸金不足事有待又先生生平窮極
心力自謂大有關於前賢後學者莫過於刪錄崑
山徐氏通志堂經解此本想在人間韓夢周云聞吳門書坊有

刻本此傳言之虛也海內儻有見其書者力足則爲傳之不足廣播閒以諗能者是更予所望於同志之士也

已卒亥五月十二日鈞衡再識

三百石燒坊多者每縣至百餘其餘三斗五斗之穀則
比戶能燒即專計城鎮之坊大小相折以縣四十爲率
每歲耗穀已千數百萬石北方平壤無塘堰以資灌溉
生穀之數本少且舟楫鮮通猝有荒歉輸運艱難而可
使歲耗千數百萬石之穀哉自
聖祖仁皇帝以來無歲不詔禁燒鍋而終不可禁者以
門關之稅不除燒麴之造市肆之沽不禁故衆視爲具
文禁示每下胥吏轉因緣以爲姦利不過使酒價益騰
沽者之耗財愈甚耳禁之之法必先禁燒麴兼除門關
之稅毀其燒具已燒之酒勒限自賣已造之麴報官注
冊逾限而私藏燒麴燒具市有燒酒者以

世宗憲皇帝所定造賭具之罰治之縣官降調不准級

抵

特下明詔嚴勅天下督撫責成守令則其弊立除矣其爲異說以相撓沮者約有數端必曰除天下門關酒稅則歲不下十數萬不知專除燒酒之稅未必如是之多卽果如是之多但能使菽粟陳因水旱無憂則所省賑荒之庫帑倉儲亦不少矣或曰口外軍前嚴冬沍寒非此難禦其然則弛禁於口外內地已造之麴許領官批運至口外自賣盡而止口外所造麴酒則不許入塞如此則耗穀無多而用亦不缺矣或曰一旦行此則失業者多不知燒酒非擠負私鹽比也貧民朝不保夕盡禁

私鹽將毆而爲盜賊若燒酒之坊則非中家以上不能辦也燒具雖毀錫鐵木材仍可他用其資本可別爲懋遷何傷於其人之生計哉或曰燒酒雖斷彼改造他酒穀仍不能無耗不知他酒非富民不能家造非多本者不能成坊苟失其法則味敗而本折故業此者稀又其價高貧民併數日之資不能一醉則久而自止矣燒酒盡斷則西北五省歲存穀千餘萬石東南十省以半爲率亦千餘萬石卽造他酒者較多所耗不過十之一二耳周官之法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不槨不績者不衰周公當重熙累洽年穀順成之日而使天下有祭無盛葬無槨喪無衰者豈故欲拂人之情哉不如此不足以

齊眾阜財而使長得其樂利也而況酒之耗民財奪民食廢時而失事者乎且隸卒貧民於燒酒尤便因此起爭鬬興獄訟甚且相殺傷載在秋審之冊者十常二三而可無重禁乎自古矯弊立法創始最艱而在今日則甚易蓋我

皇上愛民憂民之實心恤民之實政深山窮谷老稚男女無不感動則令出而民無所疑自非兇頑下愚不敢犯也若變通周官漢明之法而盡用之真可使菽粟如水火然治教必積漸以興若符節然不可以先時而發故臣亦未敢豫陳伏乞

勅下門關核查三年內燒酒及其麴稅實數報部以憑

定議

臣聞善富天下者取財於天地而愚民所習而不察者
奪農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費未有如烟者也民
用之最切者莫如鹽丁男匹婦食鹽之費日不及一錢
而弱女稚男之烟費則倍之自通都大邑以及窮鄉下
戶老少男女無不以烟相矜詡由是種烟之利獨厚視
百蔬則倍之視五穀則三之以臣所目見江南山東直
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烟而耳聞於他省者亦如之又種
烟之後更種蔬穀皆苦惡不可食敗國土而耗民財視
酒尤甚焉而禁之則甚易限期示禁凡種烟者以其地
入官刖給貧民耕種罰及左右鄰有司失察者降調則

立可斷矣但聞塞外軍前苦寒之地嶺南瘴癘之鄉行旅風雪之晨烟亦有小補焉若
詔定經制塞外弛禁惟不許入塞各直省郡州縣城內隙地亦得種烟則以禦瘴癘資行旅有餘裕矣城以外尺土寸壤皆植五穀百蔬通計海內歲增穀亦不下千餘萬石則雖烟稅國所損什一而民所益千百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矣伏乞
勅下門關核查烟稅報部以憑定議
昔孟子欲明王道以平治天下所反覆申明者農桑而外不過雞豚狗彘魚鼈材木之無失其時蓋自聖帝明王御世之經下逮霸國能臣救時之策舍此別無根柢

也周公之法凡山澤皆不授於民官爲厲禁使民守之而竊木者加刑罰焉水蟲別孕則川衡身駐其地以守之蓋大懼愚民竭取而生長難蕃與盜竊者之無所畏忌也臣所目見齊魯燕趙沿河傍山沮洳沙土之區彌望而無樹及匱從

聖祖仁皇帝巡行口外山隈林麓灌栵連叢入口內則大山廣阜彌望而皆童臣生長江介素稱魚米之鄉而以邇年較臣弱冠時則薪炭魚蝦價皆三倍蓋緣有司怠於民事凡盜樹竊魚一切置之不問用此林麓池塘少遠於宅舍民皆荒棄以雖出資本而數寸之魚數尺之木皆不能生殖也又約計州縣田畝百姓所自有者

不過十之二三餘皆紳衿商賈之產所居在城或在他州異縣地畝山場皆委之佃戶佃戶租課不清歲更時易豈肎爲業主守護而盜竊公行官置不問業主亦不肎空棄資本用此蕪廢恆產坐失土利伏乞
皇上著爲功令俾督撫嚴飭州縣專委佐貳官分界管理凡業主鄉居者督令自勤樹畜而其居城鎮及他州異縣者令業主出本樹畜而佃戶嚴爲守護分其樵漁之利佃戶竊取業主訟之官必究他人盜竊佃戶訟之官必究小有爭則鄉約保長平之既成訟聽之務得其平則民皆爭先而勸作矣至於山麓河壖道路之非民業者官種之民閒沮洳沙土之不殖穀麥者亦勸之種

樹官爲厲禁而使自巡緝則十年二十年之後材物漸
饒而民之生計日易矣
臣生長安池流寓江甯皆湖廣江西上游米粟所滙聚
海關未開新米上市每升制錢五文食物皆賤及海關
既開洋船每至蘇州沿江諸鎮米價騰貴登萊亦然文
武官弁以及胥吏兵丁皆有陋規
世宗憲皇帝時始禁海關出米然所出較少而未能盡
絕也故至今豐歲沿江新米制錢必八九文又百貨及
紗羅紬緞葛布夏布出洋於民用尚無大損惟棉布則
窮民所以禦冬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
之寒而可使內地男耕女織之粟布日流於洋外乎伏

乞

皇上勅部定議無論內商出洋及洋商入市每船一號計人口及往返程期每人糴米日二升爲率則雖遇風濤阻滯經時累月亦綽有餘裕矣其放米遞數及私放棉布守關胥吏兵丁重懲不貸官弁降調督撫提鎮亦有處分則粟米之存積日多止計松江蘇州常州三郡出洋之棉布流轉內地可多被數百千萬窮民矣

嘗考自周以前經籍所載中原平壤雩祀之外別無救旱之方故桑林之禱雲漢之呼雖聖賢之君莫可如何凡周官溝洫澮川之制禮記導達溝瀆完隄防謹壅塞之令皆以防水患也是以禹貢首言濬畎澮距川而孟

子亦曰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專以通水道明矣臣數十年中目見耳聞北直山東河南大率水災爲多東南之田則惟恃通川之支河障水之大圩依山傍田之塘堰苟能興作則雖遭屢旱鄰畔皆焦而此田蔚然臣前奏凡通川大河及大塘大堰民力不能自浚築者宜於儉歲官爲興作因以食其民已蒙

聖恩允行但州縣之吏訟獄催科日不暇給常恐以他事自撓非淳德長才安肯爲民興利伏乞

皇上切諭直省督撫凡西北五省下流不通時困於水災之地東南十省支河通溉及大塘大堰宜浚築者准

紳士耆民具實呈報擇賢能練事之員相度詳議工大者具奏

勅部定議其小者則豐年勸民浚築官爲監視而鼓舞之荒年則官爲興作以救民飢如此則西北除害之半而東南獲利之全循數推理數年之後所在蓄積漸多而災患之小者不足以困之矣

臣苞所陳五條皆民閒日用細微之事然通計物材民用生長撙節之分數則植基甚廣而取數多縣視若迂遠而無近功然漸而行之以久皆有一二可徵之實效蓋天地之生財有數不在官則在民民生之用物有經少所損即多所益昔

聖祖仁皇帝念天下無事常以三年之內輪免天下地丁銀兩三千二百餘萬屢告廷臣欲永以爲例及西邊設戍遂不能再行我

皇上御極以來所免臣民應追之銀應徵之賦約計已千餘萬海內臣民雖感戴

聖恩淪肌浹髓而欲其一旦富實固不能也惟廣開生物之源而節其流俾菽粟日多畜產豐饒百物皆賤致銀錢雖艱而足衣食則易然後可積久而致富安也臣非不知致治之要在官恥貪欺士敦志行民安禮教吏稟法程然是數者不可以法驅而威禁必萬邦臣庶無貴賤貧富各守其分而仰事俯育寬然無憂然後牖之

而易明導之而易赴伏惟我
皇上審察詳議而斷行之臣不勝戰汗悚冀之至
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劄子
奏爲請定徵收地丁銀兩之期以紓民困事迺年徵收
地丁銀兩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此於
國課無分毫之益而農民苦累不可不急推
大行皇帝聖恩援雍正八年寬徵川陜之例以廣
皇仁而紓民困也蓋自三月至六月正農民耕田車水
刈麥插秧之時舉家男婦老幼雜作兼僱閒民助力尚
恐後時乃令奔走鄉城經營借貸伺候官府延接吏胥
以奪其時力爲累大矣計一州一縣富紳大賈綽有餘

貧者不過十數家或數十家其次中家有田二三百畝以上者尚可那移措辦其餘下戸有田數畝數十畝者皆家無數日之糧兼旡釆負販僅能餬口正當靑黃不接之時而開徵比較與富無物借貸無門富豪挖之指苗爲質履畝計租數月之間利與本齊是以雖遇豐年場功甫畢而家無儋石不厭糟糠者十室而七也在有司初爲此議不過慮歲有豐凶四月已徵其半則後此徵收爲易耳不知秋成果有四分五分小民本不作拖欠

國課之想而守土之吏亦不容其拖欠若在三分二分以下則我

皇上視民如傷方且憂其淋漓錮租賜賑豈忍豫斂其財而不顧其後哉且農忙停訟盛夏減刑
聖朝舊制而每至四月則一州一縣所比日數百人笞責以五七十為率若過四月則備加笞責以備折減之數逃閭閻無所參縣令至有用夾木以比較者蓋惟限以四月完半青黃不接窮民束手無措故忍受肌膚之痛至於此極也臣伏念自
大行皇帝時寬陝西四川徵收之期六月完半十一月全完數年以來未聞其有逋賦則少寬徵收之期於
國課分毫無損可知矣更有請者舊制二月開徵六月停徵八月開徵十月全完次年五月奏銷原不定所徵

分數是以有司得各視土之所出以爲所徵多寡先後之分故河北五省種麥甚多之地麥熟可徵十之四五江淮以南種麥甚少則雖二月開徵而完至三四分者不過商賈紳衿饒裕之家其餘中家不過一分二分大約皆八月開徵歲終全完耳至於江浙賦重之州縣則次年五月奏銷以前皆完賦之日也自

國初行此八十餘年非遇水旱之災未聞大虧

國課自有司變爲四月完半十月全完每月俱定分數徵比會未數年而中家漸貧貧民益困至於江浙賦重州縣則雖限以四月九月終不能如期完納而常有逋賦也如謂各省有春夏調發之軍需則宜於上年錢糧

內帑爲撥定本年春夏所徵又不足恃也凡此無益國
事而徒爲民困之實有心者皆知之有口者皆言之非
臣一人之私見若蒙竟復舊制則膏澤之及民益深將
見民生日厚而
國賦之徵收亦益易矣伏乞斷自
聖心勿下廷議特頒
諭旨大沛恩施謹奏
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劄子
爲請定常平倉穀糶糴之法以便官民事欽惟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嚴天下常平倉穀使無
虛冒定存七糶三之法出陳易新此洵視民如子誠求

惠保之至意也而有司奉行失宜必待穀價旣貴各州縣始得申詳府道藩臬督撫請定官價并示開糶之期一處文未批發不敢開糶不知平糶本以利民而穀貴早晚無常若商販衆至則旬月之間價復大減是以胥吏得借此要索苟或上官失察批發後時穀貴之期旣過不獨窮民不得邀平糶之恩而官定之價且不能充有司當此欲不糶則紅腐可憂欲賤糶則秋糴難補投足兩陷罰無所逃誠可矜憫且惟河北五省地勢爽塏風氣高燥倉穀數年不壞存七糶三之法尚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氣卑溼民間二三百石之倉每遇伏暑稻必發熱若不盤倉米多折碎味亦發變價値大虧五嶺

以南但逾一年底面即有霉爛若通行存七糶三之法則南方諸省每至數年必有數百萬石霉爛發變之穀有司懼罪往往以既壞之穀抑派鄉戶强授富民是化有用之物為無用本以利民而轉重以為民累也伏乞

我

皇上特頒諭旨嚴飭南方各省督撫驗察州縣存倉之穀不用盤倉三年全然不變然後可歲存其半兩年不變則糶七存三但逾一年底面即有霉爛則春盡糶而秋糴之其或年歲大歉本州縣及鄰境穀皆騰貴春糶之價不足以糴充原數則詳明上司銀交郡庫俟次年有收或鄰境豐穰如數補糴至河北五省儻遇歲歉春

夏穀貴亦聽各州縣詳明上司不拘糶三之例督撫司
道郡守止於歲終實覈入倉之數一至開春亦任各州
縣照所定存糶分數隨時發糶永杜詳請定價示期之
弊實則胥吏絕無要索之因窮民實邀平糶之澤現在
有司可無變爛賠補之累新舊交代永絕彼此相持忿
爭告訐之風揆之
大行皇帝深恤民艱允釐吏治之至意始曲盡而無遺
憾至於穀之存倉則有鼠耗盤量則有折減移動則有
腳價糶糴守局則有人工食用春糶之價即稍有贏餘
亦僅足以充諸費更祈
勅諭督撫嚴飭監司郡守歲終稽查但穀數不虧不得

借端要挾使有司別無過慮庶幾中材可守無累於民若有廉能之吏實心愛民適逢秋糴價賤贏餘較多詳明上司別貯一倉以備歉歲發賑督撫按所積穀數彙題量加紀錄加級以示鼓勵此臣積年博訪周諮灼見情弊而後敢入告者伏乞

聖鑒施行

請復河南漕運舊制劄子

為請復河南省漕運舊制以甦民困事查河南漕糧除河以北州縣舊徵本色外河以南之祥符等五十州縣其應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自雍正六年至今概徵本色於運次交兌河以南各府州縣俱遠水次又中

隔黃河厥土墳壤一經雨雪牛車淖陷日行不能十里而漕期刻不容遲雇夫盤駁價且十倍中家破產貧民鬻子恆由於此是以

聖祖仁皇帝深念民咨於康熙二十二年改令全漕折銀解部而有司胥吏陰爲阻撓多方扇惑至二十九年復徵本色三十二年以民終不便折徵銀兩官爲採辦五十八年撫臣楊宗義題請附近水次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並開封府屬附近水次之州縣仍徵本色其不近水次之歸德河南南陽汝甯四府及汝州開封府屬遠水州縣照常令民閒折銀交糧道在衛輝府水次官爲採辦格於部議刑部尚書張廷樞以𡋯亢斑獄奉使

河南小民籲號屬路復具疏題請又格於部議
聖祖仁皇帝盡絀羣議
特旨允行民皆感泣雍正六年督臣田文鏡題請通省
全徵本色以衆心洶洶尋題五百里以外陜靈等九州
縣改徵折色蓋已心知其悞特以變法未久不敢盡反
其前議耳其實祥符等四十二州縣雖較之陜靈等處
略分遠近而不通運道中隔黃河民間輸輓之苦累則
一也謹查浙江漕米甯紹等八府不分遠近均以中隔
錢江例徵折色解交糧道於嘉湖水次採買兌運行之
經久民咸稱便今河南祥符等五十州縣中隔黃河與
浙省情形無異應將應徵漕米十三萬六千七百餘石

悉照從前折徵定例解交糧道在衞輝水次官爲採買
衞輝乃豫省糧倉總滙之區其附近小灘李家道口楚
望等鎮鄉米雲集足敷辦漕之數再查河以北滑濬內
黃等州縣向止額徵銀兩不收粟米而其地與運道水
次甚近宜令將應徵銀兩酌半改收粟米就近運送通
倉以充遠水州縣糧數所不足至於豫省漕糧衆議皆
謂京通各倉不敷支放是以改徵本色今豫東兩省每
年運倉粟米五十八萬石而支放官兵歲需不過三十
餘萬石加以薊糧四萬石共需粟米不及四十萬石每
年除支放外尚約計存倉二十萬石是卽將祥符等五
十州縣米石徵收折色於

天儲未嘗有損而國計民生均有裨益是乃
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初改折色之本意也河以南數
百萬生靈所仰望
聖主高厚之恩無過於此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請備荒政兼修地治劄子

為請推
聖恩以備荒政兼修地治事
皇上御極以來至孝深仁遠猷善政下通民志上順天
心時雨時暘百產殷阜豐穰相繼不卜可知但以四海
九州之大雖堯舜之聖不能保其無一方一隅之偶歉

也臣往年十月初五日伏讀
聖諭摘發督撫及州縣報荒不實情形洞晰無遺本年
二月初一日臣等於通州恭迎
聖駕臣到
行幃諸臣已先進見而出宣告臣苞陝西督臣劉於義
奏摺
皇上硃批古語救荒無奇策皆由庸臣見小惜費不肯
實播上恩
聖謨深遠足以破前古之疑而垂教萬世又淮廷議獨
存捐監一項以備賑恤勿充他費凡此皆古昔聖王視
民如傷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之實政也臣苞竊思救荒

宜豫故周公設保章氏之官以星土之法五雲之物先期而知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修救政雖其法無傳然每至夏末秋初則水旱豐歉之情形十可八九得矣舊例報荒必待八九月後衆口嗷嗷情狀顯見然後入告是以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每聞荒報立下諭旨開倉發帑截漕通糶惟恐後時然被災之民朝不及夕而奏請得旨動經旬月流殍者已不知其幾矣故備荒早則民無流殍而國費亦不致過多救荒遲則勞費十倍而功猶不能一二此古今所同然賢愚所共曉也伏乞

皇上之賑賜等所慮者官費用之不充然聞從前捐例通計監生一項歲不下五七十萬今諸例盡閉則此項所入必較多而下覘民氣上驗天心自今以往荒祲必漸少且審度緩急量歲入而次第舉行亦不患其不充也通計每年賑荒工築所餘以興逼近洞苗出入各州縣之城堡溝樹而沿邊要地次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次之北方大鎮集之溝垣次之海內要地之城池次之然後僻小者以次而徧焉然後吳楚蜀越嶺徼之大村鎮亦以次而徧焉然後北方之小鎮集亦徧焉其餘散居山澤及二三十家自為聚落者聽民自便蓋吳楚蜀越嶺徼之支河圩堤塘堰先修則農收倍

多北方鎖集之溝洫先修則盜賊易詰故興作之序次如此臣夙負罪愆荷
聖祖仁皇帝矜容之德特達之知又荷
世宗憲皇帝寬宥及全宗擢居今職又荷
皇上再召入南書房臣陳三事皆蒙
俞允故敢冒言國政之大者伏候
皇上裁察謹奏

論禁燒酒事宜劄子

欽惟我
皇上特降諭旨永禁燒酒此誠經國之大猷足民之本計救荒之實政也嗣因孫嘉淦條奏發王大臣九卿公

議所見不同各爲一議並陳
御覽復發北省督撫公議所議次第奏到本月二十四
日九卿復齊集會議謂不宜禁者十之七八在諸臣惟
慮開燒鍋者之失業而臣所慮者則在燒鍋屯穀既多
雖遇豐年米價亦貴而窮民艱於得食諸臣所慮者大
豐之年穀賤傷農故爭言惟儉歲宜禁而臣所慮者則
在儉歲雖禁亦無穀可積儻遇災荒少劇雖不惜
國帑亦無穀可糴終不能救窮民之流殍而廑
聖主之憂勞臣一介寒儒年力衰殘初列班聯之末雖
竭誠無隱而終不能解羣議者之惑故敢直陳於
聖主之前伏念自漢唐以及元明流民起而爲盜賊皆

由饑饉我
國家遵方耶隊毋慮此而蓄積備荒之道自不可以
不預即如雍正八年河南衛彰等處旱荒田文鏡匿而
不報九年二月
世宗憲皇帝訪聞立遣侍郎王國棟馳驛往賑盡發數
年所積倉穀五十餘萬石兼截漕糧以散之穀尚不敷
乃折銀以代穀而無穀可糴惟中家素有儲蓄者尚能
自保其餘得賑而免於流殍者十之三其就食他省者
雖荷
先帝仁恩命所經州縣廩給資送而轉死於疾病者尚
不可勝數此天下所通聞也伏乞

皇上徧詢謂燒鍋不可禁之諸臣設更有如雍正九年衛彰等處之旱荒將何以贍之儻有如漢唐宋明一二千里之水旱

皇上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賑之而水路不通之地雖有米糧將如何轉運況鄰省亦無積穀乎諸臣果有善策卽聽開燒鍋之禁若並無其策則臣願我

皇上熟計審處斷自

聖心勿以浮言而阻實政也至內外諸臣前後條奏言燒鍋不宜禁者其大指不過二端其細目不過八條臣謹一一剖析於後伏乞

皇上存臣所奏俟王大臣九卿議上時一一察驗彼此

相參則孰爲中乎事理當乎人情自無能遁於
聖鑒矣
一則謂縣禁燒鍋恐失業之民多不知開燒鍋者非大
有資本不能具房倉什器屯積粱穀此種豪民即不開
燒鍋亦可用其資本經商行賈何患失業凡城市村鎮
賣燒酒者多與油鹽雜貨同一店雖不賣燒酒他貨未
嘗禁其市賣亦並無失業之虞惟大路之旁間有搭草
棚零沽於行旅者此不過百分之一然燒酒雖禁黃酒
豈不可以零沽則慮民失業乃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則謂恐穀賤傷農果爾則周公耕九餘三爲厲民之
政孟子菽粟如水火爲亂政之言矣史稱唐太宗時斗

米三錢民行萬里不持尺兵用致刑措而我
朝康熙三十年前後 臣時往來京師米麥之價僅及近歲之半彼時百物皆賤家給人安未聞以穀賤傷農目今卽令民間歲歲積穀行之以久尙未必能復康熙三十年前後之舊而諸臣豫以穀賤爲憂實 臣之所不解然則穀賤傷農爲似是而非之說明矣

一謂穀糠不以造酒則無糟以飼六畜此乃情理所絕無者夫穀糠去其精華以爲燒酒其糟粕尙可以飼六畜則精華尙存之穀糠以飼六畜必更肥碩此物理之最易明者若謂必爲糟而六畜乃食則是未經造酒之穀糠委之於畜畜竟不食也其誰信之

一謂高粱有味澀者止可喂養牲畜卽就所言北五省大家小戶六畜需用高粱之處正多且李衞前奏宣化一府瘠地所出高粱味雖微澀値荒歲百姓亦頗賴以充飢則是高粱無不可食之明證也

一謂禁止燒鍋則當先禁燒麴此說是也但謂凡鎭市開廠造麴耗穀累千萬石者在所必禁而民家自躧燒麴者則聽之此說乍看似爲近情其實積少成多耗穀與開廠等小民逐利旣開其端則人人皆託名自用而無以禁之是向之聚造於一處者今特使分造於各州各縣各鄉各鎭耳是多爲禁而實縱之之術也

一謂高粱難於久貯其說甚爲荒唐且五穀未有不可

久貯久貯則未有不生蛀蟲略有損壞者小民歲蓄每家不過數石數十石收藏曬晾甚易非有成千累萬之相因也即富戸糧穀豐盈有累千百石者每歲皆可推陳易新豈坐而視其損壞乎即據尹會一所奏亦只云大約朽蛀則是亦難直斷以不可久貯也其為影響之說明矣

一謂嚴禁燒鍋則私燒者多必致比戸擾累不知惟開燒鍋難於密秘雖高牆深院氣味必達於外不比私造賭具銷燬制錢可藏匿而為之也地方官果肯實力奉行查禁最易豈有比戸擾累之弊

一謂禁燒酒則造黃酒者必多轉致費耗糯黍精鑿之

穀殊不知黃酒不可久擱尤不可致遠車載則色惡而味變又深春炎夏初秋皆不可造且價高而難以充量飲燒酒數兩者非黃酒三二觔不得一醉卽有中人之產亦豈能用十倍之資以縱飲窮民則不禁而自不能沽所省民間飲酒之費十居六七又其顯見者也

一謂驟禁燒鍋恐胥吏乘此以擾民不知前此惟陽奉陰違或開或禁故有司胥吏得緣爲姦利若通行禁止官能守法民自知畏更何緣以擾民見今直隸山東嚴禁燒鍋已經數月未聞擾民別生事端其明驗也

一德沛奏稱膏腴之土植無用之材已屬暴殄况登場之穀爲亂性之資又自古及今皆知其不可者等語是

其意謂不可不禁也而又慮州縣官有刑名錢穀之責千把總有操防訓練之司不得不委之兵役番捕恐愚民受其侵擾此則為有司所蔽惑耳國家設守土之官以察民間之疾苦與利除弊皆須必躬必親實心為之經理若除刑名錢穀操防訓練外一切委之兵役則不可以任州縣之寄為百夫之長矣伏念燒鍋之禁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所屢申也所以陽奉陰違者皆由不肖有司及本地勢紳有所利而為之護持是以胥吏土豪得因緣以為姦利今聞

聖主特諭永禁則有司勢紳百方巧說以惑九卿督撫

之聽九卿督撫以言者眾多遂謂此眾人之公言而不知其爲不肖有司及勢紳之私意也若千百萬窮民之苦穀貴而望禁燒鍋則何由達於九卿督撫之聽哉臣區區之心不勝激切仰企之至

請禁燒酒種烟第三劄子

竊惟自古開創之初臣主一心萬民畏法故變更制度縱橫任意立見成功承平之後百吏因循姦民抗巧而欲更化善治必得其機會因勢以利導之然後無沮格中廢之患故唐之中葉議復府兵久而無成會吐蕃以牛運糧至原蘭牛無所用李泌建議以爲急市其牛可得六萬頭以給沿邊戍卒開墾荒地願留者給爲永業

則府兵漸次可復但需急爲之計過旬月則不及矣而
當時不能用讀史者莫不痛惜焉乾隆二年
皇上特降永禁燒酒
諭旨以九卿督撫各持一議久而未定今年三月復降
諭旨命禁躧麴前月中又
特命嚴禁燒鍋
聖主至仁至明爲國家樹根本之道洵億萬世生民之
福也臣之愚心竊謂永禁燒鍋惟此時爲易臣前年奏
請先禁河南北五省者以南中粟米尚多恐愚民不知
其宜禁也今江南旱荒浙江福建米價騰貴江西湖廣
多米之地亦幾倍於前若以此時

特頒諭旨布告天下各省俱行永禁則民心感說可以
不勞而定蓋前此在內之公卿不過牽於莊頭之厚利
在外之督撫不過惑於有司胥吏之浮言又恐有虧關
稅今見萬民飢殍
聖主憂勞則九卿督撫必不忍飾浮說以相阻撓即莊
頭土豪亦不敢干
功令而犯衆怒明年春夏當無異議至秋冬即大有農
收
皇上堅持而申諭之則此法可永定矣九卿中言禁之
未便者惟孫嘉淦尹繼善二人非有私意乃所見實然
但孫嘉淦止知燒酒永禁以此營生者一時不無失業

之苦至永禁以後利益溥徧則未嘗籌及即如今年孫嘉淦請弛躧麯之禁各省督撫未有以爲是者可知人心之公自有不能曲徇之是非也況去歲直隸地方嚴禁燒鍋業已半載有餘山東則自始至今未嘗弛禁兩省之民未聞以此爲病則謂擾民而難禁乃胥吏有司之姦言而督撫誤信之明矣尹繼善曾與臣言非謂燒酒不宜禁乃謂愚民習便無法以禁絕之然行之於此時則無貧富賢愚皆知其宜禁矣此正可以永禁之機會也至於種烟所滅之粟米較之燒酒所耗亦十分之六七而禁之又不若燒酒之難蓋種於田野半歲乃成不可掩藏無俟嚴刑峻罰第拔其苗扑責其人即不敢

再犯矣如謂八旗祭祀舊制必用燒酒兵丁巡夜寒冬難盡禁烟則特開古北口一路塞外燒酒與烟官給印票許載入京城則可給矣如謂廣西雲貴瘴癘之地烟微有補則飭督撫查明瘴癘州縣聽民於山澗種烟不得出境販賣而永禁於平地則亦可以兼濟矣前直督李衛曾奏稱宣化府地方所產高粱有味苦者惟凶年乃以充飢豐年宜聽其燒酒則即如所奏豐年聽其燒酒而不許出境販賣可矣昨閱邸報見甘撫元展成奏稱甘肅苦寒嚴冬風雪口外兵民非此不足以資溫煖即如所奏凡沿邊及口外駐兵防守之地自十月聽其燒酒二月嚴禁其餘州縣則概行禁止可矣且臣積年

確訪宣化一府所以種苦高粱獨多者以燒酒利大運販遠方爲便也若不許出境販賣則所種苦者日少而不苦者日多儻遇荒歉宣化一府之高粱不需官移而商自轉販鄰封以濟飢乏矣至无展成所奏窮民褞褐不完必借杯酒以敵寒威尤屬巵言果身無衣腹無食杯酒豈足以禦晝夜之寒威果有餘錢以酤酒則積兩月之酒價可得寒衣以禦三冬矣至於商旅則用酒無多黃酒本無禁令而必欲用燒酒以耗至可寶貴之黃米何意乎況自漢唐以至元明皆苦邊地少粟多方運餉而於春秋和煖之日多作無用生事之燒酒以耗有用難致之軍糧可乎且以宣化一府之私利西邊數鎮

之嚴寒而廢四海九州之長利釀生民之隱憂撓
國家之本計可乎但示禁之法若不毀燒鍋不除烟酒
關稅終非拔本塞源之計伏望我
皇上斷而行之如羣臣尚有異說伏乞
皇上詰問除禁酒禁烟更有何法可使粟米日多令其
陳奏庶幾諸臣爲百姓思之爲
皇上思之而知顧私利之非忠執淺見之誤國也更有
請者凡羣下所奏若實有當於事理則祈我
皇上特旨行之蓋以人情熱於揣摩且多嫉妬知議出
羣下則思多方以破壞之臣伏見我
皇上敬天仁民之實德虛己樂善之實心洵可以興三

代之治而羣下之結習不除則雖我
皇上日夜憂勤而庶政終難於興起至於開源節流乃
自古聖王使菽粟如水火之常經上腴之田半變爲烟
圃五種之美半化爲糟醨民閒積貯日少若疊遇水旱
雖盡發太倉常平之積粟費數十百萬之
國帑實不能遍濟千百萬之窮民思之令人寒心即如
目今各路凶荒向使民閒多留一石之粟米較之官爲
採買輸運所省
國帑不止一倍若目下早定一日之大計則後此可早
釋我
皇上一日之憂勞而諸臣猶以永禁燒酒爲未便者眞

愚臣之所不解也臣今年血氣日衰初寒則晨夕戰慄飲食日減誠恐一旦遂塡溝壑則諸臣阻撓之淺見國家久遠之深憂不得復達於
聖主謹罄竭愚忱盡言無隱伏惟
鑒察謹奏

請除官給米商印照劄子

臣閱邸報兩江督臣那蘇圖奏請備荒宜照去年部議定例凡米船過關卽詢明係往被災某州縣售賣免其納稅給與印照責令到境呈送地方官鈐印於回空過關特呈驗查銷如偷運別省幷沿途先行糶賣將寬免之稅倍追治罪已蒙

硃批照所請速行在案仰見我
皇上愛民深切不緩須臾督臣仰體
聖德計畫周悉但所稱查照定例內有急宜變通者凡
販米客商逐貴去賤本不待教而喻凡米價貴賤視被
災淺深災淺者價貴災深者價必尤貴若必限定到某
處糶賣不可改移假如沿途米價更貴於所報往賣之
處則此地之飢困必更甚於彼地客商不敢違法而擅
賣貧民嗷嗷待哺必欲强買竊恐爭奪搶攘之患必更
叢生矣大凡米價騰貴之地一遇客商湊集價必稍減
此地稍減又爭往他所聽其自便流通更速若價昂既
不敢賣價減又不得不賣商賈用本求利必視此爲畏

途而覩望不前又地方官鈐印一節仰官長不敢留難而胥吏隨處需索往返再三覦納稅費溢數倍更有慮者客商挾貲往來江湖多隱秘其踪跡惟恐生人識其面目所以防盜賊之拘執拷索也若使出入官署投批請印人人知其爲商尤所深懼臣少時授經四方時附客船深知此中情事故敢冒陳愚見伏乞

皇上特降諭旨凡米船過關免其納稅聽憑轉運本省地方隨處售賣不許偷運別省庶大商小販人人踴躍爭先而民食可少濟矣謹奏

論山西災荒劄子

臣本月十五日閱邸鈔始見御史楊嗣璟奏山西歲歉

奏
旨著巡撫石麟速行明白回奏仰見
聖心憂民之切但州縣既匿荒不報於先而大吏又失
察於後今奉
旨查問恐地方官不無多方掩飾幸免罪戾之弊萬一
石麟回奏未能盡實再遣大臣往查非越月不能
上聞而被災之民朝不保夕恐難久待伏乞
皇上即召山西在京大小臣工清問俾各陳所知如與
御史所奏相符則求
特遣忠實大臣前往會同巡撫覈查被災淺深之地即
照直隸山東之例一體動帑賑濟庶被困飢民不致流

離失所我

皇上視民如傷四海蒸黎咸戴

聖恩皆如赤子之仰父母故敢竭其愚忱不勝激切悚

惶之至